

甬上风

系列报告文学丛书



今日父老兄弟

夏真 著

宁波出版社

工25
108

今日父老兄弟

夏真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宁波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振声

封面设计 王海明

《甬江风》系列报告文学丛书

今日父老兄弟

夏 真著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邮编:315000

浙江新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67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一版 1999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02-262-7/I·41 (全套 4 本)定价:45 元

本册定价:15 元

序

郭正伟

20 世纪末，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无数重大事件中，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的改革是最令人瞩目的。

在中国这一伟大的改革中，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的改革是最卓有成效的。

在农村这块广大的土地上，贫困地区的改革和发展又是最艰难曲折、最牵动人心、最如火如荼、最辉煌悲壮的。

消灭贫困，走向富裕，这是整个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也是中国人祖祖辈辈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正在被我们实现着。浙东四明山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19 块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由于历史原因，曾长期被贫穷困扰着。长篇报告文学《今日父老兄弟》反映的正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令人惊异的变化。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党和各级政府是如何热切地将一系列方针、政策向着他们倾斜，全社会是如何向他们献出浓郁的爱心与无私的帮助，山区人民又是如何以奋发的斗志、大无畏的勇气、无与伦比的智

2 序

慧,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可以说,这是一幅浓缩了的宁波农村改革开放的画卷,是对扶贫工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形象性总结。作者以艺术化的笔触,相当深入地描画出一定时空坐标中的一片特定地域的社会结构变化发展的痕迹,反映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经济面临解体和再生的必然的现实。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作品以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换一种全新的眼光探究农村,那么,农村就不再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它已包含了整个中国新一轮大改革如何奋飞的要义。正由于具备了这一点,这部作品的思想征服力和穿透力也就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扶贫纪事,它不仅是历史的记载,而更带有全局性、超前性了。

为此,我向更多的读者推荐这部值得一读的好作品。

感谢宁波市委宣传部及宁波市文联的同志精心组织和策划了这么一部好书。

感谢作者不辞艰辛充满激情地为宁波、为贫困地区的父老乡亲、为广大读者写出了这么一部好书。

目 录

序 言:.....	(1)
引 子:穿越历史的对话	(1)
第一章 富起来不再是梦——一次很有说头的行程	(4)
中巴车、卵石路、扶贫办及其他	(6)
木坑头村今昔	(10)
再进王爱	(15)
大佳何的三级跳	(20)
“大梁山”的传奇故事	(32)
充满理想的前童	(37)
三权之争,孰胜孰负?	(45)
第二章 造一座新城——一部丰富的奋斗史	(54)
一个村支书的故事	(54)
山上,那没有墓碑的坟茔	(62)

2 目 录

两代人一条路	(75)
鹿亭乡夜办公	(82)
“胡陈一条街”的启示	(87)
六十二双手托起了一个村	(95)
话说大岚	(103)
一个农民办起了一个水电站	(110)
“走山路”抱来个金娃娃	(114)
男子汉终于留下来了	(122)
每一个细胞都在活起来	(126)
第三章 城里人和乡下人——千丝万缕的亲情	(131)
246 号文件	(132)
县委书记与他的穷亲戚	(138)
倾斜, 向父老兄弟倾斜	(143)
“山大王”和“观世音”	(152)
让落日变成灿烂的余辉	(158)
一个特殊的扶贫单位	(163)
人人都献出了一份爱	(170)
从一笔扶贫救济金说起	(176)
第四章 站在世纪的交叉点上——构想一个新农村	(181)
黄海田为什么还是那么穷?	(181)

长江洪水引出的话题	(187)
关于“爱心桔”的思考	(192)
一千万贷款为什么下不来?	(198)
山区究竟还缺什么?	(205)
换一种眼光看农村	(211)
后记	(218)

○引子

穿越历史的对话

一个乡的经费只剩下一毛八分钱。母女俩为争穿一条花短裤，竟使一个 15 岁的少女轻生。许多村庄连个能打架的男子汉都找不到了。青山荒芜，茶树凋零，家家户户洞开大门，主人已无须提防小偷……小学关门，干部走掉，茶机老化，水利失修，乡、村办企业亏本，村级集体经济负债累累……

不，这不是我虚构的小说，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事实！它就发生在江南这么富裕的地方，就在这块创造过无数奇迹的土地上——当我们已经拥有了价值千金的录像机、彩电、冰箱、空调等一系列高档用品的时候！当我们已经能坐在灯光柔和、色调优雅的西餐厅，熟练地一手拿刀一手拿叉切割着一块块牛排的

时候！当我们将家庭里的地面，从涂料过渡到地板又从地板过渡到地毯的时候！

这是在 1992 年。那一个春天是我永远难忘的一个春天。在料峭寒风和遍地泥泞中，我走遍了横贯宁波地区的四明山脉和天台山脉。于是，我看到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

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当今世界，已进入人类史无前列的辉煌时期。我们已经有了围绕全球的航空公司的密集网络，实现了飞越太空的最古老的梦想；我们已经跨过高耸的科学大门，发现了激光，微波激射，反物质，全息照相术，电视，雷达……我们已经征服了地球，并超越地球插足月亮和太阳系；我们正在漂流长江正在飞越黄河正在“克隆”绵羊……

这一切都意味着：整个世界正在飞跑，贫富之间的差距却因这种飞跃的速度，不可抗拒地惊人地拉大。如果以最富的国家美国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孟加拉国比较，在 70 年代，两者的差距为 95 倍，那末到了 20 世纪末，据最保守的计算法，两者差距已达到 125 倍！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全球性的问题。

农村要发展！农村必须发展！若是说，过去我们谈到“发展”这个词，还仅仅是一种号召，那末，在今天，它已经成了农民们生存的迫切需要，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或许，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为什么在五年前，我一边落泪一边焦虑地写下长篇报告文学《父老兄弟》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贫困？我们怎样才能不再贫困？

我没想到的是，那本小小的书竟不胫而走，它被 20 余家报刊杂志转载选载，走遍全国，走出国门，走到香港新加坡，甚至有人拿着它在香港募捐的……无数的读者来信来电，有要书的，有谈感受的，有捐款的……这其中，有评论家，有教师，有外商，有政府官员，有德高望重的前辈，有笔触稚气的学生……作为一个作家，你还奢

望什么更珍贵的收获？

父老兄弟，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重大存在。

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五年，是多么了不起的五年！它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也是宁波历史上难忘的一页。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将宁波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托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凡是到过宁波的人，都会为它的惊人的变化赞叹不已。中国人盼脱贫，祖祖辈辈盼了无数代，中国人奔小康，风风雨雨奔了多少年，国富民强，是一个萦绕在中华民族心头千古不灭的梦，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才能梦想成真。

那末，我们的父老乡亲怎么样了呢？

1998年的春天，我再次踏上了这块让我梦魂萦绕的土地。

于是，就有了你面前的这本书！

第一章 富起来不再是梦

——一次很有说头的行程

中巴车、卵石路、扶贫办及其他

第一站去的是宁海县。

从来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宁海那样，让我产生那么多难以说清的情感！

宁海，这个地处宁波南端的小县城，不是我的家乡，也不是我的出生地，但却奇怪地与我有着一种因缘，每每想起它，心里竟会涌上一股“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或许，这是因为它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浓重的色彩……

第一次认识宁海，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

那时，刚看了《早春二月》的电影，然后就读到鲁迅先生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里面写到了我喜欢的作家柔石的牺牲：“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这段关于

洋铁碗和被褥的话，先生写得极为动情，是那么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以至时隔几十年，我已从一个中学生成了一个大学的教授，还能将它们一字不差背下来。

也就是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家乡就是宁海。

宁海是专门出硬汉子的地方。历史上就有个勇敢正直的方孝孺。他不肯屈从朱棣造反，披麻戴孝上殿，痛骂朱棣，朱棣将他关在狱中，宫中百官，每日数次劝说，均无效。皇帝老子恼怒起来，问他：“你不怕灭九族吗？”，方孝孺回答：“就是灭了十族又有何妨！”

昏君朱棣一怒之下还真的灭了十族（九族再加上他的弟子）。

第二次认识宁海是在 1988 年。

那一年，老天爷疯了，实实在在是疯了——从 7 月 29 日晚至 30 日晨，大雨倾泻，铸成了宁海 500 年未遇的特大洪灾。暴雨整整持续了 12 个小时，3 亿立方米的水从天上倾下，向以“清静境宁”著称的宁海，顿时成了泽国汪洋……那一年，是宁海历史上永远难忘的最惨痛的一年，洪水无情地将一个个村庄从地球上抹去，将一片片良田毁掉，将一条条生命吞没……

也许是天意，那时，我刚好在宁海。面对劫难的土地，面对处于洪水围困中的县城，面对力挽狂澜英勇奋战的父老乡亲，每个有良心的作家都不会无动于衷。别无选择，我留下了。县府当即从检察院派了一辆摩托车供我采访之用。破旧的摩托车时时熄火，天时阴时雨，一路碎石砾，一路死猪狗……说不清吃了多少苦。好几次，我要去的地方路都冲垮了，我和陪同的一位同志只好弃车爬过去——那真的是名符其实的爬，手脚齐用，连爬带滚，一身的污泥浊水……勇敢的宁海人民再一次感动了我。就是在这惊涛骇浪中，诞生了歌颂硬汉子精神的长篇报告文学《不沉的陆地》。

第三次再遭遇宁海，则就是在 1992 年春天的那次调查——宁

6 第一章 富起来不再是梦

海县是全市贫困乡镇最多的县。那一次,我在那里足足转了一个月。

长篇报告文学《父老兄弟》问世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始料未及的是,竟也引起了宁海一些人的误解……古人说:家丑不可外扬,谁让你去抖落陈芝麻烂谷子的?得!宁海人的“硬”这次可是“硬”到我的头上来了。

那段日子十分有意思:奉化人拿着《父老兄弟》到处送,说:我们还有不少贫困的乡村,请你多多支持。宁海的有些同志则在为此书愤愤不平……《父老兄弟》在给我带来荣誉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麻烦……

说实在的,我那时的心情并不像今天这般说来轻松,倒真有点像一首歌里所唱的那样有点委屈:“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又是五年过去了。当我再次接受采访任务,踏上去宁海的路途时,我的心,不免感慨万千又痛又爱:宁海,你这让我永远永远无法忘却的地方,你现在怎么样了?还是那么贫穷那么令人心酸那么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吗?

过去出差象山和宁海是人们很感痛苦的事,从宁波到象山要坐四个多小时,常常晕得昏头昏脑好似大病一场。去宁海好一点,不过不在车上坐足三个小时你甭想下来。有一次我到宁海去恰逢堵车,这下惨了,这一堵就是两个小时,短短的路程竟坐了五个小时,那又是在夏天,憋出一身臭汗不说,汽车到站,差点连气都坐没了。

不过这一切早已成了历史,现在整个宁波地域实行一小时行程圈,也就是说,你以宁波为轴心,坐上车跑,不管到哪个县,一个小时准可到达。而且有高速公路,有空调车。但是那天我没有去坐高速公路——离我家门口不到几百米就是中巴车站,每隔十分

钟就有一辆去宁海的车,管理极好,跳上去就是。

那是一辆半新的中巴,售票员很年轻,上身一件素色体恤,下身一条牛仔裤,一副精精神神的模样,这身打扮与城里年轻女子一模一样,如果不是她那一口带着宁海音的普通话露了马脚,乍一看,你不会想到你跳上的是一辆目前乡村最常见的“夫妻车”。紧接着上来不少脸黑黑的父老乡亲,大呼小叫都是宁海话。宁海话挺有意思,将“宁海”的“海”字读为“吼”,于是我在一路的“吼”声中开始了这一次特别的旅行。

车开出不久,我的注意力很快被一阵嘟嘟声牵引。只见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年轻人飞快地从裤背后的口袋里摸出了手机:喂,喂,哪位?我是。对对……接着是长长的一次通话,似乎是对方与他在谈一笔生意。刚关机,他立即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用浓重的宁海话说:阿叔,我是某某,你马上到……去一下,那边有个客人要货……说完,他又给刚才的客户挂电话,显然是通报情况。三下五除二,不到五分钟,竟就做完了一笔生意,倒也干脆利落。

没过几分钟,嘟嘟声再次响起,这次是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中年人口袋里的手机在叫。喂,喂,噢……你好啊——看来通话的对方是个女的,而且一定是个年轻的女的,因为这位老兄的声音明显变得柔和变得调侃起来了——怎么一直没见到你?你在想我?骗我,想我怎不给我打电话?我也在想你啊……他讲的是一口挺不错的普通话,让我将这大一通“私房话”听了个明明白白。显然,这是个幽默潇洒的生意人。

也就是在这下车的一刹那,我发现这车上坐着的12个人中,竟有六只手机!有的拎在手里,有的插在裤袋里,露出短短的一截……

“这些人都是宁海人吗?”

后来,当我将这车上的发现讲给宁海县县委书记陈炳水听时,

他饶有兴趣地问。

是的,这六只手机的主人全都是清一色的宁海人。当车到宁海时,他们那副摇摇摆摆下车,说说笑笑往前走的自在样子,不折不扣证明了他们是这块曾经以贫困著名的土地的主人。

一下车,又让我大大地惊讶了:记忆中的又脏又旧的宁海不见了。

宁海的脏在历史上是出名的。据地方志记载,有一年蒋介石偕同宋美龄视察宁海中学,行至中途,实在太脏,宋美龄掉头就回了奉化。

然而今天展现在我的面前的宁海县城,却简直是个大花园。

宁海的旧最最突出的是它的路。宁海原来多卵石路。也说不出是哪一代老祖宗留下来的。当时肯定是为了省钱,因为宁海多山多溪,这种卵石遍地皆是。这种路若是铺在公园里煞是好玩,情人们在上面消消停停,很有雅趣。但那种路看着好看走着吃力,让你在这上面走长路,你就绝对拿不出那份闲情。记得当年通往县府招待所的就是一条窄小的卵石路,有一次我和一位女老师一起走,她穿的是一双高跟鞋,后跟只有硬币般大小,在城里很出风头,在宁海这卵石路面前却吃尽了苦头,脚高脚低不说,鞋后跟还不断地嵌进卵石里去,她得不断小心翼翼地将它弄出来。走不了十来分钟,看她七歪八倒已走出了好一身大汗。还没完呢,一不小心,竟将后跟断在了卵石中间……剩下的事当然是我的了,我让这位倒霉的同伴坐在路边,然后跑去找修鞋店……

可是今天出现在我面前的处处是宽敞的马路,两旁边的破旧小屋早也已被高楼代替。那条曾经让我的同伴大出洋相的路也业已改观,成了一条平坦的大通道。

出于一种说不清的心情,我来来回回找了好几遍,才在一条旧巷里找到了一条这种卵石路,特意再走了一遭,体会一番往日心

情。

事后，一位宁海朋友来看我时，我说起这段旧事，他问：“你几年没来宁海了？五年？那还用说吗？”

——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那天下午，再次让我大大惊奇的事还在后面呢！

走进宁海县农经委大院，我站在院子里好一阵琢磨，左边的房子是新的，右边的房子看上去要旧些。扶贫办公室会在哪一边？

按照常规，扶贫办总是老房子，总是在走廊的最角落，坐在里面的总是老爷子。于是我先往旧房子走——错了，一个气气派派的乡镇干部（事后我发现乡镇干部都已变得十分气派）将手一挥：“对面。”

果然在新房子里。三楼。不再是在走廊的最角落，走上第一间就是。等着我的也不是老同志，扶贫办常务副主任杨先明是个思路敏捷神采奕奕的中年人。在以后的5天中，他表现出来的办事能力和现代意识更是让人对“扶贫办”干部刮目相看。

而且，扶贫办也不叫“扶贫办”，门口的牌子上写的是：老区山区经济开发办公室。

“扶贫”与“经济开发”，这绝不是一个层面的字眼，前者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扶助，而后者是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前者带着几分怜悯，后者则是智慧的爆发！

看来，贫困的宁海在这五年间的确天翻地覆了。